

清代
叢刊
筆記

廣陽雜記

劉獻廷著

四

卷之四

四

四

廣陽雜記卷第四

清 大興劉獻廷繼莊著

舟過中湘石頭洪。涵齋立鷁首。呼余出。言此地偽周時。本朝披甲五百人駐此。以絕其糧餉。有舟過。以巨炮打之。後以去長沙遠。孤軍不能久駐。即撤回。今其上猶有寨基存焉。有石灘橫截江中。曰過江龍。其上為柞樹市。

德山在常德。龍潭在澧州。瀉山在寧鄉。德山瀉山。今日規模尚在。

何楷字玄子。思文時。曾彈鄭飛虹。并及賜姓。玄子歸。為盜所傷。截其耳。人云鄭氏使人為之。何鄭自此為世仇矣。後賜姓據廈門。有人來閩。玄子必捕之。其第三子常涕泣而諫其父。人皆知之。玄子死。三公子為賜姓所禽。置之獄中。因曾勸其父也。得以不死。勒令造鐵甲千二百副。而後釋之。比校時。曾受刑杖。玄子著有周易訂詁。奇書也。

鄭飛虹幼姣好。其父為府吏時。知府蔡善繼園有荔枝樹。飛虹同其弟自牆外以石打荔枝。誤中善繼之頭。善繼怒。呼其父子至。一見飛虹而怒解。後飛虹蒸其後母某氏。其父欲殺之。逃往海盜李旦舟中。有寵於旦。旦死。欲置主。卜之於神。飛虹卜皆

吉。遂立以為主。其弟莽二。名之豹。梟勇絕人。遂雄踞海上。弟之彪。後改名鴻逵。
楊晉叔夫人郭氏也。父名郭義。與陳秀皆飛虹同時人。鼎足而立者也。後不相能。歸
誠後。皆世襲精奇。尼哈番夫人因長沙之亂。合家避居於官山。四王兵至。搜山。家人
皆走。夫人獨不去。自縊死。後晉叔於星沙大作佛事。以資冥福。僧以幡往官山招魂。
有鳥如燕而長尾。隨幡飛至星沙。棲庭樹上。每幡繞壇。鳥輒隨幡飛。轉畢。復棲樹上。
凡三日夜。佛事既畢。化紙送佛訖。即飛向官山而去。夫人平日事姑事夫。孝誼備至。
宜乎有此靈異也。涵齋嘗為之立傳。

王明亦閩人。在廣西提督馬雄標下為參將。孫延齡之攻柳州。雄數敗。雄素輕明。茲
忽自薦。請以三百騎往衝其營。雄初不許。後聽其以百五十騎往。踏延齡營四層而
返。不失一騎。延齡自此不支。而明聲震粵西矣。

李卓吾晉江人。為府前李氏與林氏同宗。蓋其祖本姓林也。故泉人有林李同宗之
語。今李厚菴乃其族人也。

賜姓攻金陵之前。經營海上。舟泊羊山。山在普陀之東。有雞山羊山。鷄山一山皆鷄。
羊山皆羊也。其地有龍不可泊。賜姓曰。吾有命在天。龍何能為事。苟有成。自有百靈。

擁護不成死此耳。舟泊金鼓作。龍起震蕩。見紗帽紅袍人。揖賜姓上小舟。風吹小舟上岸。得不死。舟覆甚衆。精銳十喪五六矣。

世廟時有呂四官。以力聞。為暴於鄉。不容於閭閻。走海上。引倭時入寇四十餘年。後年八十矣。更來閩省。其父母墳墓人皆不識。曰吾呂四官也。流寓他鄉久。今暫一歸省耳。即去。人亦不敢蹤跡之。

衡山之大堡。煙火一百八處。行鹽之市井也。

柚出閩廣。蓋橙類。大如巨升。色黃如梨。案柚一名櫟。亦曰條。唐本草曰壺柑。食性曰臭橙。亦曰生欒。李時珍曰。柚色油然。其狀如卣。故名。壺亦象形。今人呼其黃而小者。正此意也。柚樹葉皆似橙。其實有大小二種。小者如柑。橙大者如瓜。如升。有圍及尺餘者。亦橙之類也。今人呼為朱欒。形色圓正。都類柑。橙但皮厚而粗。其味甘。其氣臭。其瓣堅而酸。其花甚香。南人種其核。長成以接柑橘。云甚良也。爾雅有櫟音廢。郭璞云。櫟大柚也。范成大云。廣南臭柚。大如瓜可食。其皮甚厚。染墨打碑。可代氈刷。且不損紙也。爾雅亦曰。櫟音賈。列子云。吳越之間有木焉。其名為櫟。碧樹而冬青。實丹而味酸。渡淮而北。化而為枳。廣雅謂之橘柚。橘亦柚也。皆此物耳。予在衡州時。買而食。

之亦可口也

予在衡署中度歲日聞堂中競擲陞官圖喧笑不知此中有何意味而諸公耽之至此予欲取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之選舉職官各為陞官圖一紙陞官圖說一冊置學舍中節日暇時病餘課畢以此消遣久之而歷朝選舉職官考課銓選之法皆了了矣亦讀史之一助也賢於博奕遠矣

癸卯年工部題清河縣仲家莊閘迤下陶家莊地方建一石閘估計銀三萬四千九百二兩零此閘與仲家莊相去不遠今該閘官就近兼管新建閘擬名康濟仲家莊石閘改名廣濟奉 旨依議

舊春上元在衡山縣曾臥聽采茶歌賞其音調而於辭句惜如也今又口衡山於其土音雖不盡解然十可三四領其意義因之而歎古今相去不甚遠村婦稚子口中之歌而有十五國之章法顧左右無與言者浩歎而止

川陝總督佛倫籌秦第四疏謹陳潼關收糶米糧請勅鄰省督撫動帑招商販抵關亟濟被災兵民事戶部議於潼關地方選委賢能道廳等官酌動捐納銀兩隨米價消長收買再令直隸山東河南山西湖廣五省督撫各動庫銀十萬兩招殷實商人

給發。今於糧賤處。無論米穀麥豆。收買抵潼關糶賣。其多出利息不計。止將原給本銀收取可也。旨依議。

紫庭家廢書套甚多。委積壁角。以飽蛇鼠耳。虞臣取而裁之。製成研匣一。傳會之以膠漆。錦不可得。即以油紙飾其外。下藏小匣。可以貯墨。函蓋相稱。廉隅端直。儼然成器矣。自此與吾周旋。晨光夜火。形影相接。又不知其歷幾年月也。夫天下之良材佳質。委之無用之地。不知何限。念之惘然。

川陝總督佛倫奏。欽奉 上諭。將西安納米事例。移在商州捐納。而西安在於司庫。止令捐銀。但捐納米石數目。如仍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後十分之數。每石折銀六兩。捐納恐數多而捐納者少。將請西安捐納。仍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前。以十分減四。每石折銀六兩。準於西安司庫捐納。至於商州。既通水路。其捐納米數。應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後之例。在西安則納銀者衆。而商州得以積貯米糧矣。

工部題請 昭陵寢殿傾請重建。造 旨依議。

山西巡撫葉題。欽奉 上諭。截留漕糧二十萬石。分貯秦晉蒲州等處。布政司舒書。稱兩省之員。在孟津等處。公同斛米。運至觀音堂。交晉接運。兩省官員。於潼關蒲州。

等處。公同斛米。先將秦省應貯之米十萬石。於十二月初三日。運至蒲州等處。同豫員交兌。取獲秦省貯米之韓城朝邑華陰潼關衛。並晉省貯米之蒲州榮河臨晉。各收米實收詳報。

東壩有上下二壩。上壩地名廣通鎮。有小石碑。言地古名艮林鎮。初築隄以障水。易今名。其地四通八達。東至鄧埠無錫。西至高淳蕪湖。南至廣德泗安。北至溧水江寧。東南至溧陽宜興。東北至金壇丹陽。西南至寧國。西北至太平府。向無此壩。宣歙廣德建平諸水。一由蘇州出劉家河。一由吳江出松江入海。洪武初。水沒吳中田禾。戶部題請築壩。引水由太平蕪湖入於江。遂將高淳黃池一帶田沒成湖。其地糧稅加派於蘇松二郡辦納。案此壩顛末尚未究悉。當於地志暨實錄中攷之。

梁山即所謂天門山也。二山橫截江中。東西對峙。正當采石西南。天設此山為金陵門戶。蹲踞江邊。如二餓虎隔江眈眈相向。山上長松古柏。鬱然參天。山後人家參差隱見於松柏中。風帆盤於兩山之間。予以玻璃鏡照。毫髮皆見。采石鎮閭閻相接。不下萬家。臨河人家隙地皆接以白石欄楯。壯麗如畫。此天下所無也。

立人言江行順風至六百里則釘板俱熱不可復行行則虞其敗矣虞臣未信其理予為之徃復推論始得豁然

采石磯有然犀亭晉溫嶠然犀照水處此事史載甚詳予嘗思之不得其解古今相傳如此類者多皆別有其故非好學深思者未可與共商此事也

采石磯臨江有三元洞在山半石壁中下瞰大江土人施木架閣於洞穴中供大慈尊像顏曰妙遠有巨鼠數千穴石壁中游人來僧擊壁呼鼠道人鼠應聲出不畏客以飯飼之而去蓋人無害鼠之心故鼠亦不懼也唐人詩曰童子亦知善衆生無懼心悠悠可思昔錢龍友嘗為予言之而吳游亦曾阻風過其地予入楚時嘗至其洞見窗几蕭然萬里江流橫過窗下佛前鐙火熒熒老僧正在定中令人肅然畏仰其地雖幽邃而往來過客以阻風故多來訪之非真阿練若也予問鼠道人安否僧曰前年有客放爆竹驚之今不至久矣可歎也

高孔霖有潁上風物記一書約五六十葉記潁上風土人物甚詳其輿地攷之二十一史及方輿紀要皆有原委

孔霖所作五言古詩逼真唐人歎此調今人不彈久矣李于鱗曰唐無五言古而有

其五言古。斯言一出。而世皆趨漢魏。遂不復見唐五言古矣。哀哉。

王望文扇頭有崔兔牀詩。先生的筆也。學道人同霹靂居。電光轉處一身餘。戰爭文字秋墳骨。見為神仙捐素書。一磨閣糟邱樣子殊。罡風正厲片時無。因緣隨受罡風轉。大笑攜鐙照暗衢。二嚴冷人難浪得名。浮雲久謝太虛爭。但尋寂寞山川裏。定有漁樵掉臂行。三大事難明心正哀。能明此事堪旃哉。人生共許生悲仰。何用闍羅對面來。四蓮花火裏鬪新妝。白日看天不用忙。自有阿師家具在。碎捶磁枕飽黃梁。五雲內雄雞叫五更。孤懷如月向誰明。秦家鸞鏡無年月。簫歇而今子晉笙。六望文又誦兔牀題。燕子磯一絕云。大江蜃浪鼓漁罾。石上苔花繡幾層。燕子不來今又去。邨堪西望是金陵。久不見先生詩。舉目所見皆青燐。傾耳而聽皆鬼嘯也。見此如睹青天而聞霹靂。

星維言有婦人患小腹中痛。氣衝上不得卧。百藥不效。已骨立矣。有吳人診之曰。此乃經時不謹所致。用白芍二兩。香薷一兩。豬外腎一對。煎湯。滑石白礬各五分。共為末。以豆腐衣包之。煎湯送下。下黑血甚多。一劑而愈。亦異方也。

龔首驤夫人。病頭風已數年矣。每發時。痛欲死。骨節間格格有聲。已壞一目。而痛不

止。今發愈甚。延予入內診之。予曰是不難。一劑可愈也。出定一方。用酥炙龜板二錢。麻黃一錢。桑本一錢。甘草五分。後更為定一方。用何首烏。以仁牛膝。令服二劑而愈。望文誦闕古古贈陳伯史詩。海上生還九死餘。老親未葬故踟躕。絕無世上彈冠想。徒有年來卻聘書。伏臘不關新晦朔。湖山猶伴舊樵漁。侍郎若問田園事。先帝邱陵亦已墟。

子儒言。明末高郵有袁體菴者。神醫也。有舉子舉於鄉。喜極發狂。笑不止。求體菴診之。驚曰。疾不可為矣。不以旬數矣。子宜急歸。遲恐不及也。若道過鎮江。必更求何氏診之。遂以一書寄何。其人至鎮江而疾已愈。以書致何。何以書示其人曰。某公喜極而狂。喜則心竅開張。而不可復合。非藥石之所能治也。故動以危苦之心。懼之以死。令其憂愁抑鬱。則心竅閉。至鎮江當已愈矣。其人見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予寓維揚時。聽望文談崔默菴醫學。默菴太平縣人。余寓白雲觀時。聞錙一菴數道其人。述其醫多神驗。而望文嘗從之學醫。有時疫流行。與傷寒不同。方論一書。實前人所未發。有一少年新娶。未幾發疹。遍身皆腫。頭面如斗。諸醫拱手。延默菴診之。默菴凡診一症。苟不得其情。必相對數日。沈思數問。反覆診視。必得其因而後已。診此

少年時。六脉平和。惟少虛耳。驟不得其故。沈思久之。肩輿遠道。時已饑餓。即在病者榻前。設饌對食。見病者以手擘目。看其飲啖。蓋目眶盡腫。不可開合也。問曰。女思食否。曰。甚思。奈醫者皆戒。予勿食何也。崔曰。此症何礙於食。遂命之食。而飲啖甚健。愈不解。久之。視其室中。牀厨桌椅。舉室皆新。漆氣薰人。忽大悟曰。予得之矣。亟命別遷一室。以螃蟹數斤。生搗。徧敷體上。不一二日。腫消疹見。則極順之症也。蓋其人為漆所咬。他醫皆不識云。

崔默菴論疹症曰。今人治疹。率用升麻葛根湯。使其毒氣盡升頭面。後多難治。戒升麻勿用。多用葛根及橫解之劑。少加桂枝。令其毒氣散於四肢。即險逆之症。亦可為矣。其治血熱之症。用蘇木三四兩。濃煎一碗。頓服用之。無不應手愈。一婦人患眼症。用大黃四兩。酒煎少許。服之立愈。此等方法。皆能益人神智。故備記之。

張枚臣武陵人。諱錫信。其尊人弘載先生。諱嗣隴。初任無為州同知。甲寅隨征。授福清縣丞。與戴文開為中表兄弟。文開火攻之學。半得之弘載。枚臣令祖少室先生。與孫大東同事。少室先生字惟煦。少室其別號也。仁和縣籍。由材望。天啟六年四月。授守備。陞廣東游擊。奉命取西洋大炮。製造施放。崇禎辛未。計功陞參將。又陞江東副

總兵。又陞大凌河挂印總兵。左府都督同知。賜蟒玉。又調山東。壬申七月二十三日。登州失陷。殉難。

子龐。扇頭有黃自先詩五首。甚佳。錄之於此。薊北重陽雪已飛。何人蕭颯不思歸。風號萬里寒吹笛。月霽千門亂搗衣。秫酒棗糕香野店。蟹螯蝦菜薦魚磯。送君引我家園夢。惆悵西山黯淡暉。一憐君廿載歷風塵。落落何求獨此身。元亮歸來寧傲世。梁鴻熱處不因人。豹斑自信應能變。龍性難云尚未馴。別去試觀東海上。狂波不動日華新。二日暮鴉羣集禁園。天南孤雁獨高騫。歸從熟路經淮海。遊待來春過太原。韓信祠荒秋短草。武侯廟拱塞長垣。臨歧駐馬登臺望。動地西風別緒繁。三手搢神著自轉環。目縣冰鏡照人顏。頻聞鼓角心猶壯。每卜勲名鬢欲斑。定遠玉關飛食肉。伏波銅柱老征蠻。古人器業拋章句。別後雕蟲取次刪。四與君對月兩回圓。此別重逢未定年。江左名家尋顧陸。謂幼鐵西明二子。天涯老將滯幽燕。千杯綠酒醺僧舍。一路黃花送客船。途遇洪遵如許我。依然長劒倚青天。五後書秋九月望。客燕門永寧僧舍。送子龐先生還南。兼懷洪去蕪。

夷陵頗苦土司之橫。而朝廷則最左袒土官。蓋由吳三桂在滇時。以上司為魚肉。

上主先入之言故也有永美宣慰司田順年者。驕悍異常。朝廷嘗詔入陛見。加以宮保。今亦少戢矣。

符五舟中。攜寒沱石硯三方。石出夷陵中。有花紋如筍。石淡黃色。而筍潔白如玉。若橫截之紋。極圓無少偏欹。儼如世之圖太極者。但石質堅硬。不受墨。非硯材也。

符五言。荆西有蝦蟆洞水坑石。黑色。貴州飯甑山有金星石。皆硯材之良者。金星石予家有之。未知出飯甑山否。若蝦蟆洞則從未之聞也。

符五云。有查如龍者。下江人。弘光朝。曾為部郎。後流落江湖。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康熙初年。偽造天下督撫提鎮書札。官封印信花押圖章。一一逼真。書中之意。皆聯絡聲氣。共圖舉事。恢復中原。皆有報書草稿。彙為一冊。辭皆俊偉。攜之走滇南。寓山中僧舍。去省不遠。為血書一通。上平西言天下督撫提鎮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為盟津之會。王華人也。當年之事。出於不得已。今天下之機杼在王。王若出兵以臨中原。天下響應。此千古一時也。令一童子於王府上之。其意欲露布此書於人。胥王以不得不從之勢。童子至王府。不得其門而入。逡巡歸。後以假銀事敗。露于曲靖府。曲

靖知府李率祖號素園。向與平西有隙。得此甚喜。然見其書稿。牽連天下。無一遺者。遂取而焚之。唯以上平西血書申督撫。聞之於朝。命千總董三綱解之入京。如龍臨發時。呼三桂曰。我死。爾九族之滅。亦不遠矣。至京。凌遲處死。朝廷之疑滇。自此愈深矣。

劉玄初。蜀人。為蜀王劉文秀幕客。蜀平。平西王復羅置幕中。癸丑。閩粵二王皆上書請解職東歸。吳世子應熊使人啟平西曰。朝廷久疑王。今二王皆有辭職疏。而王獨無。朝廷之疑愈深。速拜疏發使來。猶可及也。平西命玄初具稿。玄初曰。上久思調王。特難啟口。王疏朝上而夕調矣。彼二王辭者自辭。王永鎮雲南。胡為效之耶。不可。平西怒曰。予疏即上。上必不敢調予。具疏所以釋其疑也。怒劉。出為鹽井提舉。未幾。有貴州之變。三桂思玄初言。以之留守學士。至夷陵。駐兵松滋。三月不進。玄初上啟曰。愚計此時。當直搗黃龍而痛飲矣。乃阻兵不進。河上逍遙。坐失機宜。以待四方之兵集。愚不知其為何說也。意者王特送諸大臣入朝。為王請乎。諸大臣辱國之臣。救死不暇。烏能為王請也。若曰。待世子歸乎。愚以為朝廷寧失四海。決不令世子返國也。夫弱者與强者鬪。弱者利於乘捷。而强者利於角力。富者與貧者訟。貧

者樂於速結。而富者樂於持久。今雲南一隅之地。不足當東南一郡。而吳越之財貨。山陝之武勇。皆雲翔蜩集於荆襄江漢之間。乃按兵不舉。思與久持。是何異弱者與强者角力。而貧者與富者競財也。噫。惟望天早生聖人。以靖中華耳。平西不報。未幾。玄初亦死。

符五曰。予少年曾夢一比邱尼。攜之禮懺。起見一菩薩如觀音太士。而緇其衣。符五問其名。尼曰。默慧菩薩也。菩薩厲聲曰。默慧。汝身是也。遂恍然而覺。未幾。有愚山知止和上。建大悲懺。為符五取法名。明心。號默慧。適符夢境。亦大異矣。又五六年前。夢中甚覺心癢。取刀剖之。中有六鼠墜地散走。遂縫合如故。此即彼法中所謂六識六賊也。余平生不信釋氏之學。而夢中所見如此。殆不可解。然夢雖如是。而予之不信如故也。予意符五聰明絕世。而夢境又神異如此。必再來人無疑。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必有其時矣。符五有友劉子喬。少年有才氣。英穎過人。曾夢至一處。見禪牀几杖。蕭然而閒。無一人。牀前書一聯云。彌桃餘味。今安在。薰袖遺香。孰可留。淒然而覺。劉最癖美男子。自疑前生。必是破戒沙門。然而不能改也。

螃蟹磯在江中。不見形。而水石相激之聲。轟轟如雷。去里許。聲猶在耳。名曰螃蟹磯。必

一小石。而猶若是。瞿塘三峽如象如馬。又不知當何如也。

荻港居人不下數千家。百物皆具。市井駢接。屋宇宏麗。有石橋。精緻如大內之製。遊擊開府於港內。門境蕭然。太平景象。可樂也。

符五云。雲南有土司三家最強。一曰龍鵬。一曰黎世屏。一曰黎思進。皆有衆數萬。火器兵仗。堅利絕倫。而黎世屏尤為强悍。此南土之隱憂也。

武昌賀逢聖。門前有石坊。曰天恩重閣。後石折中斷。宗人有戲為聯者云。承不起天恩。當不起重閣。斷斷乎有理。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澤民。默默乎無言。

雲南永歷朝丁酉科舉人江彥才望士也。洪經略入滇。或將隨公車北。會試謁見經略。經略不許。云崇禎朝舉人許會試。永歷朝舉人不許會試。或曰。若以大清龍飛之日計之。則自天命元年始。將萬歷泰昌天啟崇禎四朝舉人。皆將不許。若曰崇禎固中國之主也。永歷先帝。聖子神孫。西南半壁。固大明之江山也。奈何所取之士。有異於崇禎之朝乎。吾知之矣。崇禎先帝。曾為公設御祭九壇。固公之恩人。其所取士。得為舉人。許其會試。所以報也。永歷先帝。公之仇也。所取之士。亦仇也。其不許會試。宜也。公怒。命扶出。